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草木情深

◆小说世情

## 令人敬畏的婚育习俗(一)

婚礼,原为“昏礼”,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粹之一。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,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。周代开始,婚嫁有了“六礼合成”之说,即婚嫁由六个部分组成: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每一个部分虽繁文缛节,却也枝枝情情,溢出的虽是对周以前尚未礼象的一种拨乱反正,但更多的皆系尊重婚姻。

望江的婚嫁,与全国各地差不多,听从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婚嫁程序较多,有提亲、看亲、下定、报日、辞家、迎亲、闹新房、回门等。提亲,一般是男方对女方有所了解,托媒人向女方家长提亲,女方同意后,方可下一步。也有老亲做亲,却也要找出媒人,也有女方主动托人示意向男方求婚的。提亲成功后就要看亲。由媒人陪同求婚男子到女方家谒见其父母,使之亲睹男子相貌、风度、谈吐,并巧妙安排男女互打照面。如女方看中男方,便会留男方吃饭,反之亦然。看亲后就要下定。经媒人联系,商定吉日,男方备办糕点、鱼、肉、烟、酒等送到女家,女家受礼后,将女方“八字”(按干支推算的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时)写成“庚帖”,连同回赠男方的香囊、折扇等礼物,交媒人回赠男家。如此便可互相往来,每年端午、中秋、过年三个节日,男方都要送礼到女家。下定后一般一年左右就要准备结婚,结婚前要报日。男方择定吉日,用红帖写明“遵严慈命”“恭迎蓬舆,于归迨吉”。女方回帖写“遵遵台命”。待嫁姑娘往往前三天就足不出户不下床,表示恋亲伤别之情,也有借此机会索取当家兄嫂厚奁的。辞家时,先“辞香火”(拜祖先),再向父母长辈下跪辞行。接受辞行礼的亲长都要赠送“红包”以助嫁。接着是“哭嫁”,以母亲为主,望江人认为“越哭越发”,哭的内容都是对新娘的教诲和祝愿,如孝顺公婆、敬重丈夫、做贤妻良母以及白头到老等,但哭时不能拖长腔和打呃,不然便成了哭丧调。

出嫁时,女家必需陪送嫁妆,嫁妆的厚薄,因贫富不同,与男方送礼的轻重相关。厚者最多的叫全副嫁妆,包括家具、衣被、金银珠宝、古董玩具,以及棺材等。备有全副嫁妆的出嫁,必须棺材走在最前面。如果不是全副嫁妆便是媒人拿着八字盒走在前面。曾听说,有一富户女儿出嫁,男方房亲刁难女方,说办酒没有柴烧饭炒菜,女方遂拿出老布数十匹,浇上作为嫁妆的菜油当柴烧火炒菜。此或为赞叹女家有钱。嫁妆中还包含便桶,又叫百子桶、子孙桶,桶里要放一些枣子、花生、桂圆、鸡子,寓意“早生贵子”;还有盆,盆里放男女鞋各一双,男鞋套女鞋,下面放两条糕,寓意“同偕到老,步步高升”;还要放些柏枝,寓意“百子千孙”。

迎亲男方头天要请人铺婚床,铺婚床的人一般为已婚女人,且有儿有女。女家的宴请,望江有的地方是早宴,有的地方是午宴,晚宴称牛马归栏。新娘出门时,鞋不能落地,落地便是把娘家的钱财带走了,因而地上铺席,新娘踩席上轿,有的由兄长背负上轿。男家及其亲戚六眷站列门前迎接(但父母、兄妹要避开,必须要过上半个时辰才能见面)。轿子入厅,新郎施礼,掀开轿帘,新娘由牵娘左右搀扶至祖堂轩,先拜天地、祖先,后拜父母,然后夫妻互拜。再由牵娘搀扶,在交替铺垫的布袋上步入洞房(取传代之意)。这时,牵娘讲些吉利话,如进门时说:“新人进新门,全家喜盈盈,脚踏金,手拿银,随身带着聚宝盆。”这时有人送来热毛巾,给新娘新郎及全家老少揩脸,叫“洗和气脸”。

新婚有“三天不分大小”之说,到了第三天,算是已分大小。新娘开始下厨。这天,娘家要来送搽头油,连同糖果、糕点和做鞋布料、洗衣工具等,由娘家兄嫂弟弟送给新娘,也叫“送三朝茶”。新婚满月后,夫妇到娘家探亲,这叫“回门”。回门时要带白糖、糕点赠送长辈,糖果、饼子,分送亲邻,亲邻多以鸡蛋回赠。新娘新郎一般午后必须回家,不得在娘家留宿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异常婚姻,如收房、纳妾、童养媳、等郎媳、抢亲、冲喜、守寡、招夫养子、守门寡、招亲等。民国时期,县内少数知识青年从封建婚俗中挣脱出来,举行“文明结婚”,不用“牵娘”用“旗相”,不用“八字”用“证书”,由主婚人、证婚人、介绍人和来宾先后致祝贺词,然后新娘新郎致答谢词,交换饰物,在证书上盖章。新中国成立后,男女双方经过交友、恋爱后,取得双方家庭同意和领导许可,凭单位介绍信到当地政府登记,领取结婚证书,即举行结婚仪式。1980年代又开始出现请媒、下定、报日等形式,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方家庭,有洗衣机、电冰箱、沙发和彩色电视机陪嫁,男方送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给女方,俗称三金。

从根本上说,结婚习俗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传统文化之一,我家乡的这些礼仪、风俗、制度、禁忌等虽繁琐却承载着我们先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,充满着温情和喜悦,浪漫与甜蜜。



金国泉,男,安徽望江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·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## 秋天的信使

黄玉林

“离离暑气散,袅袅凉风起。”暑气的逐渐消退,让人心灵沉静。趁周日空闲,我走出家门去公望街散步。

大街中央,照例车来车往,两边的梧桐树,却已悄悄换了容颜。叶子不再如夏日般浓密和碧绿,开始变得稀疏,夹杂黄色,像中年人无奈中徒劳挽留的头发。黄公望虽然已有七百多岁,以他命名的公望街上的梧桐树却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。我没有见到过黄公望掉头发的画像,却年年见到秃顶的年轻梧桐们。

脚下出现一片叶子,大而宽,类似手掌,全身黄色,显眼地躺在深褐色的铺砖上。我不由停下脚步,先拍一张照片,然后小心捡起来,细细欣赏。原本嫩白的叶脉变得黑黄,叶片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焦黄的斑点。这张叶片,生命不过三季,远远谈不上历尽岁月沧桑,但是经历的风雨,足以给它刻下时光的印痕。

我好像在读一封来信,一封秋日里的来

信,叶面上的斑斑点点就是信中的文字。它在问候我:“今年春天和夏天,过得好吗?”是啊,又一年过去大半,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审视自己大半年的路。我不由转过身,回望公望街十字路口,那边有四个地铁出口,人们进进出出,散向四面八方。我曾经从那里出发,乘过很多次地铁,却一直记不清从哪个口子进哪个口子出。这一年也许又是这么糊里糊涂平平常常地过去了。此刻,我手持秋信,停下脚步,听到了内心的声音,难得想起一回自己的过往。

一叶知秋,“见一叶落,而知岁之将暮。”这封由风为邮差送达的来信,记录了将近一年来太多的故事,比微信抖音更为真切地传递了时序和人生的丰富信息。不由想起半首词:“碧云天,黄叶地。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。芳草无情,更在斜阳外。”现代人少见悲秋,范仲淹笔下阔远壮丽、毫无衰飒情味的秋景,正合在汽车疾驰声中的城市念想。



草原之歌  
汤青摄

◆信笔扬尘

## 充实

张晨越

最近一年半,我坚持每天看书和阅读电子报。

小镇上一个朋友问我:“你每天就这样玩无聊不?不如你也开直播带货。”我答:“以前在直播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,找热度要到处跑,我想明白了我的生命不可以这样浪费下去。”朋友听了说有道理,其实我告别直播和微商后感觉自己轻松多了,也能静下心来学习。

在这段时间内,有几个脑瘫儿也跟我学习写作,我有时也帮他们修改稿件,分享书籍。有位28岁的脑瘫女孩在我帮助下,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外公外婆的故事在报纸副刊上,她非常高兴,连夜给我发来一封感谢信。

我这几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书店和图书馆,那里安静,哗哗的翻书声让人心情愉

悦。我也因此认识了几个书友,有时与书友小聚一下,分享读书心得,真是惬意。读书可以通向天宇。读书让我感到踏实。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走路,白天在家练习拉伸运动。锻炼很累,但看自己一点点有进步也深受鼓励,有几个脑瘫后遗症的朋友家里没钱去做正规康复,就找到我,我花几天时间把自己的锻炼项目整理出来,分享给他们。

我花三个半月的时间看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孙少平奋斗、坚强、不屈不挠的精神感染着我,孙少平的一生很苦难,但很励志,他一直在不停地学习中成长。我们个体的生活其实很普通,只有在学习中提升自己,生活才会不普通。充实自己,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,充实自己,才不会辜负光阴。

◆人间小景

## 淘洗

杨勤华

女子有四十多岁,两只大大的金鱼眼,圆圆的脸,一脸喜相。她面前堆满各种蔬菜,胖乎乎的身材,显得有些臃肿。

有熟人从她面前经过时,她便招揽起来:“今天的菜都挺新鲜,不看一下?”熟人便停下脚步,蹲下来开始择菜,接着围拢起好几个买菜的人,生意一下子就红火起来。

我同这女子并不很熟,但只要我去菜市场便会看到她。二十多年前,我刚搬来附近的小区,当时周边还没有规划好,只有一个临时菜市场,我买菜时常常看到她。每天早晨,她坐在一个中年妇人身旁帮着卖菜,显然那是她的母亲。那时她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,长得挺清秀身材也很苗条,脸蛋带点瓜子形,还戴着一副眼镜,让人感觉特别的是,她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,低头看着手中的课本。在她母亲忙时,才放下书,羞答答地帮着母亲用老式秤杆称菜和算账。买菜的男男女女都夸女孩很勤奋、肯学习,将来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。听到人家夸她,女孩更加害羞,低着头不说话。她的母亲便很开心地说:“我们家也就她的书读得好,哥哥和小弟不是那块料。”从女孩朴素的穿着上看

叶子的背面同样写着文字。我读那一页,其实在读秋天的另一面。秋天的正面是蘸水笔,是故事,背面是小提琴,是梦想。

记得戴望舒有一首《秋天的梦》,写道:“逗遛的牧女的羊铃,摇落了轻的树叶。秋天的梦是轻的,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。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,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。哦,现在,我有一些寒冷,一些寒冷,和一些忧郁。”读完全诗,可惜了后面两句,让这么美好的秋之梦变得忧郁了,于是,我想起他另一首写秋的诗中的两句:“林间的猎角声是好听的,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。”总算写得开心愉快。与他不一样,我从来不称落叶为死叶,它只是从树枝上落下而已,生命从未失去,作为书信,因为其中的文字,将保持更永久、永恒的情感。

这封信从春天开始书写,初秋分发,中秋送达。无论是否签收,公司白领环卫工人,猴子公鸡大雁蟋蟀,狗尾草草黄山松树……世界所有对象,都是他的读者。信中歌唱值得歌唱的,敬畏应该敬畏的,直面无法回避的,我读出了成熟和收获,感受到了衰老死亡,以及绿色生命。

前方不远处,有人与我一样,停下脚步捡起黄色的梧桐叶,有的放进包里小心夹好,有的拿在手上取回家中。春天落地的花瓣少有这样的待遇,只是因为黄叶不仅是落叶,更是秋天写给我们的一封信。

## 仁和桥

刘向阳

那天,她踱上桥头,抚摸着斑驳的石栏,凝望着远处的谷水镇……

突然有一辆从景仁村方向驶来,车上下来一男一女,径直向她走来。

男子问:“你是宋莲花吗?”

她瞥了他一眼,没吭声。

女子说:“我是电视台的记者,特意来采访宋莲花的。”

她羞怯一笑,低声道:“我有什么好采访的。”

原来,男子是谷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胡胜,女子名叫冯焯焯,市委宣传部派来的记者。寒暄过后,三人过了桥,来到樟树下,宋莲花坐在石桌边,冯焯焯架起了摄像机。

宋莲花脸面黑瘦,梳齐耳短发,着素淡衬衣。面对镜头,她有些紧张,满脸局促不安。冯焯焯鼓励她:“莲花姐,别紧张,你就从这座石拱桥讲起吧。”

许是对石拱桥有着深厚的感情,宋莲花显得自然了许多。她家距桥不足百米,三间洁净平房,装修非常简朴。她从家中端来茶水、花生,坐下后娓娓道来。

眼前这条河发源于褒忠山,流经景仁、景和两村,以前没有桥,人们到镇上要绕道数十里。五百多年前,一何姓先贤捐资筹钱,带领族人修建石拱桥,长三十六米,宽五米,桥面铺花岗岩,麻石砌护栏,两墩三拱,方便乡邻出行。桥左植樟树,如今腰粗枝硬,冠盖如伞,搁石桌石凳,供纳凉歇息。河水清浅,水草毕现,鱼儿游来荡去。

“怪不得这桥看上去那么古朴厚重哟!”冯焯焯发出一声惊叹,继而问道:“听说你婆婆患有尿毒症,每年的医疗费用也不少,你边打工边给婆婆治病,照顾得无微不至,被评为全省最美军属,请问有何感想?”

“我听何伯伯讲过,仁和桥曾是通往娄底、湘潭的交通要道,几次山洪暴发都平安无事,日本鬼子侵略时炸了个大窟窿……七十多年前,我公身披大红花,穿上了军装,我婆婆送他过桥,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我公公历经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在一次雪地阻击战中,腿部受伤动不了,是团长把马让给他,命他火速撤退……公公复员回到景和村,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带领村民维修仁和桥,上山凿石,清理淤河,用混凝土填平窟窿,保障桥面安全顺畅。公公临终前还念叨着团长的名字哩。”宋莲花起身续水,哽咽道:“这些年风里雨里,婆婆也不容易,我侍她是应该的。”

“几千个日日夜夜的坚守与付出,值得为你点赞!”

“我是替何伯伯尽孝呢。”宋莲花鼻子一酸,两眼湿润,冯焯焯赶紧递上纸巾。

三十多年前,何劲循着父辈的足迹,热血满怀地成了一名军人。

“那天他站在桥中央,微笑着朝我挥手,让我别送了……他步子矫健,背影潇洒,我站在樟树下,想好的话一句也没说出口……来来来,吃花生,我自己种的!”宋莲花擦擦眼睛,站起来招呼客人,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那些难忘的画面:他们在部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首长讲话热情洋溢,战士们掌声雷动;儿子阿猛出生在军营,一家三口留下了唯一的“全家福”合影;有一次执行边防任务,何劲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了……

“谢谢莲花姐,你真了不起!”冯焯焯起身收拾好摄像机,说:“我想拍几组你婆婆的镜头,老人家在哪里?”

宋莲花说:“婆婆在镇医院,身体消瘦得不行,但精神不错,基本生活能自理。”

冯焯焯说:“那就去医院吧。”

新菜市场建成后,女孩也搬来摆摊。有一段时间,女孩又消失了,直到一年后,再看到女孩时,便有了不小的变化,脸圆了,红扑扑的,身材也丰满了,头发不像过去那样披在肩上,而是扎一马尾,说话的嗓门似乎大了不少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女孩的身边多了一辆婴儿车,一个胖乎乎的孩子坐在车里,那孩子的眉眼挺像女孩,大人一逗就咧嘴笑。顾客问是男孩还是女孩?女孩显得有些得意:“男孩呀!”

不觉中,女孩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,女孩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清秀和腼腆,常常与熟悉的老顾客聊家常,一位老顾客让女孩为她代买一些新鲜的土鸡蛋,说是自己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,得给孩子增加点营养。两人聊得很投机,顾客说女孩当年如果要是再复习一年,说不定就考上了。女孩摆手说,当时她父亲生病住院,哥哥和姐姐外出打工为家里还债,小弟根本指望不上,只有她同母亲既要照顾父亲,还要挣钱养家,纵然想读书也顾不上来。说完又叹息地说,那时自己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前五名,老师都认为她考过二本不成问题,可是,她只考了个大专的成绩,一赌气便没有再上学了。顾客安慰她,女孩笑一笑,仰起头,将菜递给顾客,说:“现在也挺好,挣不上大钱,养活自己和孩子还行。”

看得出,女孩对生活还是挺乐观的。时光已将女孩变成中年女子,年少时的清秀和理想固然早已荡然无存,但好在生活的磨砺也让她变得成熟和从容。

